

世·界·印·象·丛·书



邓友梅

季红真/主 编

Dengyoumei



◆ 邓友梅 著

走走

看看

历史烟云与现实景象 转眼间
成了昨日留影
人生的所经所历
让人感受着世界的恢宏与博大
当地球成为一个小村庄的时候
一切都变得亲切起来

◆ 沈阳出版社



世·界·印·象·丛·书



邓友梅

季红真/主 编

Dengyoumei

◆ 邓友梅 著

走走



看看

历史烟云与现实景象
转瞬间
成了昨日留影
人生的所经所历
让人感受着世界的恢宏与博大
当地球成为一个小村庄的时候
一切都变得亲切起来

◆ 沈阳出版社

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走走看看/邓友梅著. —沈阳: 沈阳出版社, 2001. 12

(世界印象丛书)

ISBN 7-5441-1783-9

I. 走… II. 邓… III. ①散文-作品集-中国-当代②随笔-作品集-中国-当代 IV. I26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1) 第 085751 号

沈阳出版社出版发行

(沈阳市沈河区南翰林路 10 号 邮政编码 110011)

沈阳市第一印刷厂印刷

开本: 850×1168 毫米 1/32 字数: 162 千字 印张: 8.125 插页: 2
印数: 1—5100 册

2002 年 1 月第 1 版

2002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
责任编辑: 程欣欣 潘晓翊
封面设计: 杨 群

责任校对: 朱科志
版式设计: 欣 欣

定价: 15.00 元



走出国门的惊喜

——序《世界印象》丛书

季红真

世界对于中国人来说，是一个不断变幻着的概念，它以各种方式强化着国人的记忆。

首先是武力的方式。与欧亚大陆比邻相接且西高东低的地势，使中国古代西北游牧民族的入侵成为国防的大患。于是有了历朝历代连续不断的修长城的壮举。近代航海业的发达，则使东南沿海漫长的海岸线，成为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坚船利炮武装登陆的门户。随着政治版图的忽大忽小，民族心理处于波动之中。周边弱小民族的纳贡称臣，成为种族记忆中“中央之国”的精神强迫症。而频繁的外侮，则使民族心理的创痛，时时发作为精神上的歇斯底里。漫长的中国历史上，外族入主中原的记录为数不少，所谓中华民族其实只是一个文化的概念，就种族来说，纯粹的汉人早就被排斥到了边远的山地中。这就使盲目的自大与自卑交替轮回，民族的心理处于深刻的分





裂状态。

其次则是以学术思想的方式。有学者考证，春秋战国时期诸子的百家争鸣，是外来民族的思想影响结果。魏晋时期佛学自印度传入，成为当时的思想主潮，并且汇入了中国文化的传统。明代由西方传教士带来的数学，也成为一个时代的学术时尚。而近代西方从民主科学到马克思主义的东渐，直接导致了中国政局的动荡，并且最终改变了中国的国体与政体。这要算是最大的一次冲击与影响。

除此之外，广义的文化传播更是自古不绝。从各种各样的农作物到各种各样的器物，还有各种各样的技术，都源源不断地流传进来。特别是近代以来的科学，更是彻底地改变着国人的世界观。时下的高科技，以空前的速度在世界范围内蔓延，极大地影响着国人生活的各个方面。艺术更是以温和的方式，渗透到中国文化的骨髓里。从中古西域的琵琶羌笛，到近代的交响乐与电影，已经是中外杂糅华夷难辨。中国的文化不由自主地融入旋转的世界格局中。

世界强迫着中国人认识它，而中国人也自古有着了解世界的冲动。丝绸之路、郑和下西洋，都是中外文化交流史上的佳话。孔子也是在这个过程中，被世界所接受，成为人类文明史上的伟大先知。而关于新儒学复兴的倡导，更是当代华人试图为危机中的人类提供精神家园的努力。其中文化上的自负，则是古已有之的民族心理的延续。

近代以来的中国，是在被动的形势下打开国门的。这就使晚清出洋的一代学人，怀着复杂的心情留下了自己的真实感



受。对于坐火车之类的新鲜经验，对于域外民族鲜明的国家意识的强烈震动，对于各种艺术样式引起的兴奋，以及作为弱国子民所受到的屈辱，都使他们在艳羡中饱含着自卑，或者以一种更加狂傲的姿态表现出刻骨的轻蔑，辜鸿铭当是一个最极端的代表。

20 世纪中叶的东西方冷战，使国人对世界充满了神秘的恐惧。国门关得越来越紧，外面的世界在宣传中变得凶险。

“世界革命的中心”则是古之“中央之国”的精神强迫症的当代版，而对世界的好奇又以一种极端反叛的姿态，成为民间文化的重要心理内涵。直到 80 年代，改革开放成为既定国策之后，洞开的国门使来来往往的人流带来了崭新的信息，世界变得不那么可怕了。综合国力的逐渐增强，又使民族的自信心日益提高。在全球化的潮流中，中国努力在各个方面与世界接轨。加入 WTO，是这种努力的集中体现。由此带来的文化碰撞是剧烈的，以至于有学者认为 21 世纪人类最大的矛盾是文化的冲突。不独中国，迄今为止的人类，实际上都生活在各种各样的偏见之中，因而有了“后殖民理论”，它是由一个进入了美国主流社会的亚洲人提出来的。这就使思想者们陷入了一种尴尬的悖论，他们在对抗西方主流文化的同时，还要在西方的思想中寻找话语资源。实际上，“后殖民文化”早就开始了，伴随着早期武力征服的殖民运动，相关的文化影响与商贸活动已经改变着人类文化的构成。革命导致的资本逃亡，也以经济的方式使文化传播。走在莫斯科的一些小街上，可以发现哈尔滨等白俄殖民城市的景观。印度的孟买与上海的外滩颇多相



似，而长春的一些街区与日本的小城镇也难分彼此，而保留的语言中的信息，就更加丰富。近代以来的外来语，是所有国家语言中都难以排斥的成分。

高科技的发展，无疑刷新了中国人对于世界的观念。特别是信息科学的普及，缩短了空间与时间的距离，世界变得越来越狭小与拥挤，形象的说法是地球村。在数码时代，人类面临的问题更加相似，比如分裂，比如恐怖，比如生物武器，比如艾滋病等等。特别是在全球化的潮流中，民族文化的认同危机，如何确立民族精神的主体，这是所有发展中国家都共同面临的课题。

文学是民族精神最敏感的神经，80年代中期中国大陆兴起的“寻根文学”，即是中国新锐作家们对全球化浪潮的急速反应。而大批出访作家的散文随笔，则是以感性的方式，记录了国人在改革开放的大潮中，由最初的眩晕到平和坦然的心路历程。这也是一份宝贵的心理资料，记录了被外来文化冲击下中国人深刻的精神蜕变。这也是我们编辑这套丛书的初衷，希望能够和读者一起重温这个过程，并且使那些没有机会出国的人，也能分享对未知世界的兴趣。尽管影视等传播媒介等已经开阔了人们的眼界，一份间接的经验仍然是不可忽视的财富。本套丛书所辑作品的作家，大都属于最早走出国门的人们。细致的艺术观察力，则使他们比自己的同类更多了一份情感的体验，这构成了他们鲜活生动的语言风格。充分个性化的视角与丰富的细节，又为读者提供了多层次的观赏内容。和世纪初的域外游记相比，世纪末的文人更多了一份面对东西方文化差异



的平静与从容。这是一个很大的进步，也是古老民族进入现代社会以后精神逐步成熟的标志。虽然文化的落差依然存在，当中国人在呼唤现代的时候，西方人已经在反省现代文明的弊病。我们毕竟可以冷静地接受世界的真相，避免狂妄的自欺与盲目的自卑。

是为序。

2001年12月于北京



走走看看(自序)

80年代初，随着我国的改革开放，中国人有了走出国门放眼世界的机会。我自1984年在中国作协分工对外联络工作，因公因私走南访北东游西看，浮皮潦草地扩大了眼界，见了些世面。

世面有两部分，一是风景，一是世态。风景要看出学问讲出道理来需要文化水平美学修养。我是行伍出身，水平不高加粗枝大叶，再美的景色也只能说出“好看”两字，写不成文章。看世态则不同，因经历过足够的起浮沉落，较能感受人情世故，且易动情。所以我的游记少写风景多记世态。这世态包括历史烟云与现实景象。不过由于20世纪最后这二十年是变化迅速的二十年，现实很快就变成历史。有时无意中记下眼前的一些小事，转眼就成了历史留影，颇值得回味，试举两个例子为证。

1985年我经莫斯科到南斯拉夫和马其顿参加笔会，然后再经布达佩斯到东柏林。边走边看边体验，得出的结论是南



斯拉夫与当时东欧“社会主义阵营”相比，是气氛最自由、商品最丰富、生活最轻松的国家。那时苏联烟、酒都凭票供应，在莫斯科到处看到排长队买食品的人流。而我住的贝尔格莱德酒店窗外就是个露天酒吧，每天夜晚都宾客盈门，有情人依偎着谈情说爱，有老人抱着狗举杯畅饮，还有人在弹吉他唱歌，直到凌晨两点人才慢慢散去。而在马其顿的河边石桥上听诗歌朗诵，到山顶的古堡里野餐唱歌，更有世外桃源之感。而如今提到南斯拉夫、马其顿，人们马上联想到的竟是分裂贫困、战火硝烟了！

1985年莫斯科虽然经济生活不活跃，市场商品很匮乏，但人们的精神状态却还是乐观开朗的，而且人的文化素质较高。当时东欧一些国家的重要场所都还挂着苏联领导人的标准像，有的城市中心竖着纪念红军二战胜利的纪念碑。国际性集会只要有苏联代表出席，必定要把他们摆在最重要的位置，向公众介绍到会者第一介绍他们也是定例。所以哪一次在国外碰到的苏联人往往都是神气活现，颇感自命不凡的。

到了90年代初，欧洲局势大变了。1995年我到意大利参加笔会。会议就餐时坐在哪里由各国作家自由结合。大家都是爬格子的，中国人、美国人、德国人都凑在一桌神聊胡侃。可是有张桌只有一个人在孤零零地闷头吃饭，谁也不跟他凑近。我就问主人：“那位朋友是哪一国的？”主人轻轻笑着说：“我也说不清了。发请柬的时候我们请的是苏联作家代表。可现在没有苏联了，我弄不清他现在算哪个国家的人了。”恰好我们中有人懂俄语，我就说：“不管怎么说，我们跟苏联曾经是友好国家。请他来跟咱们一块儿吃好吗？”大家都同意。懂俄语的





那位同志就过去请他。那人一听高兴得连连点头，端着啤酒就跑过来了，不等坐下就气得诉说个不停。那位懂俄语的作家翻译说：“他在骂街，骂那些人是混蛋。他说以前有苏联的时候，他们把苏联当敌人，可我作为作家代表来访问时他们的负责人却远接高迎，惟恐礼貌不周找他们的麻烦。如今没有苏联了，他们报纸上不把我们国家看做敌人了，可是我来到这里谁也不理我了！原来国际交往只看实力，没什么情义可言！以前他们对我恭敬欢迎，我真以为是我的作品把他们征服了，现在才知道是因为背后那个祖国强硬，他们不得不买账，个人的力量是很有限的……”

二十年外事交往，无意中记下些风云变幻的插曲，随手写来，以佐谈资，亦一乐事。

2001年12月

目 录

走出国门的惊喜 季红真 001

——序《世界印象》丛书

走走看看(自序) 006

巴黎漫记 001

柏林归来 028

在南斯拉夫的日子里 036

汉堡之行 044

从欧洲到美国 068

漫步意大利(一) 124

漫步意大利(二) 143

目 录

漫步意大利(三)	156
漫步意大利(四)	168
忆老挝	181
曼谷遇老乡	187
访马其顿	192
又到扶桑	209
情寄马六甲	234
马六甲的郑和像	240
编后	245



巴黎漫记

一位作家朋友曾对我说：“写文章的人一个劲儿地追求‘知名度’，这是很傻的。知名度远赶不上‘知容度’。‘知容度’高才能走遍天下。”对这番话的正确性我从未怀疑过，但对它真正有深切体会，是这次去巴黎。我去巴黎和岳华同行。办理机票时，航空公司的小姐一见手执机票的是“大醉侠”，真是眉飞色舞，满面春风，和颜悦色，有求必应，笑嘻嘻地在机票上签了两个座位。不偏不斜恰好是机舱紧急出口处的第一排，而前面是一条通道，可以伸开腿睡觉，站起身伸懒腰，万一出了什么事故，跳伞也比别人抢先，比起两个月前去美国，真是不可同日而语。那次是十四位作家，什么张洁、李存葆、祖慰都是满有度数的名字，上了飞机老老实实和我一块儿挤在又窄又闷的座位上。隔壁一位日本女士，带了位不满一岁的小朋友。那小朋友将来肯定会成为男高音歌手的，哭起来





嗓门又大，气力又足，从太平洋西岸一直哭过东岸。耳朵听着这哭声，两条腿重如千斤，直挺挺支在地上，睡又睡不着，站又站不起，真叫受罪。后来张洁实在受不了了，去求空中小姐给她换个位置。那是新加坡飞机，空中小姐见她讲华语，又是女性，这才动了恻隐之心，为她换了个离哭声远些的座位，根本没问她会不会写小说。

这次的旅行还有一个优越处：法航飞机上的酒好，而且满足供应，什么时候要什么时候有。喝了甘醇的葡萄酒，伸开腿闭上眼，一路上腾云驾雾，就有点半仙之体了。当然，凡事有一利必有一弊，也正因为便宜酒喝多了些，飞机停在孟买时，糊里糊涂随人群走下飞机去转了一圈。看到商店里有檀香木雕的佛像，颇为精致，就买了一尊。第二天醒来再打开看，发现竟是一对印度青年在拥抱，春色浓艳，毫无四大皆空的神色！我就在这惊讶与懊悔间到了巴黎。

二



到巴黎是凌晨。出关的人很多，我和岳华分别排在两行。我这一行进展较快，边防人员看看护照，冲我笑了笑，说了句法国话。我冲他笑笑，说了句中国话。他盖了个章我就出来了。他说的什么我一点不懂，我说的估计他也未必懂。恰好我身后走着的也是几个中国人，我便问他们：“刚才那法国人对我说什么？”他们热心地向我解释，为我翻译，但他们的话并不比法国话更好懂，我费了半天劲，只分辨出他们讲的是温州话，话的内容还是不明白。



出了关，我就站在大厅里等岳华。他那条队排得很长。等他出来，已没有多少人了。我问他：“现在上哪儿去？”

他说：“哪儿也不去，等朋斯先生来接我们。”

我问：“你和朋斯先生很熟？”

他说：“没见过，不过不要紧，中国人总会互相认出来。”

我这才知道朋斯先生是中国人，而且岳华也没见过。

我们的飞机提前到达了，天还刚拂晓，巴黎人大半此时还在睡觉。我百无聊赖地站在大厅看人、看狗——一个法国人运了一箱大小七条狗，狗长得都不像狗样儿，方脑袋、圆脑袋、三角脑袋。身上的毛剪成各种形状，染成各种颜色，有点像我在美国和日本看到的应克头发。远看巴黎的交通图，因为不认识法文，越看越乱。正这时有人用甜甜脆脆的上海话打招呼：

“依阿是岳华先生？电影上见到过的，还是格漂亮来……”原来朋斯先生和太太到了。

三



朋斯先生中等个儿，戴一副近视镜，满脸是厚道祥和的笑容！我一见他就想起狄更斯笔下的皮克·威克先生！朋斯太太聪明、漂亮。先生不大说话，只是笑着点头、握手、抢行李。太太一直嘴不停地寒暄、问好，道歉晚来一步，说一口地道的上海话，不大地道的香港白话，有时夹一两句我听不出地道还是不得道的英语或法语，总之我们在一片友好热诚的气氛中被送上汽车，朋斯先生驾车拉我们直奔巴黎。



我对巴黎的第一眼印象就很好。不是因为它的建筑壮观和市面的繁华，是因为它实在清静。8月份，巴黎大部分人都去南方洗海水浴晒太阳去了。又是清晨，街上看不见人，偶尔过一两辆车，也是懒洋洋的。在北京拥挤惯了，又到香港更加拥挤地过了几天，一到巴黎马上觉得格外地清静、安静、整洁、从容，远远看见了铁塔，从凯旋门近处转了个弯，埃菲尔铁塔和凯旋门也睡意朦胧着。

朋斯先生把我们送到雨果广场附近一条僻静街上，这街上接连有几家三星级旅馆，我们住进挨近广场的一家。三层小楼，房间不大，壁纸和家具的颜色有点俗气，令人想到左拉笔下写过的巴黎小旅馆。我估计这旅馆年龄也决不会比左拉小。洗过脸后，朋斯先生请我们去饮咖啡。他领我们走出旅馆，转进一条街，来到直通凯旋门的一条街上，伸手掏钥匙，打开一间咖啡店的门，屋里空无一人，所有的椅子都四腿朝天放在桌上。朋斯太太回身把门关上，朋斯先生放下几张椅子请我们坐下，他就到柜台后边自己动手煮咖啡。我问朋斯太太：“怎么店里没有人？”她说：“他们全休假去了。我们是店主的朋友，有一把钥匙，要喝咖啡就自己打开门来煮，喝完锁上门走人。”

喝咖啡中间听岳华和朋斯先生谈话，才知道朋斯先生早年上海和香港的电影圈，是颇有修养和名气的摄影师，后来洗手不干，来巴黎开饭店开酒吧和咖啡厅，再后来则不开饭馆也不开酒吧了，并且把咖啡厅也卖了出去，这间咖啡厅就是他卖出去的，买主也是朋友，所以保留了开门自煮咖啡的权利。这次来巴黎拍片，李翰祥约他当临时摄影师。朋斯先生重友情，